

抒怀

撩一枝春天送母亲

新宁县藕塘小学 黄小秋

细雨如丝,草色青青,那是春天的信使,一路轻歌而来。水面之上的桃花,红得仿佛要燃烧起来,与雨滴共舞,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。此情此景,让人想起了那句诗: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”三月,春光明艳如锦,女神们的幸福时光也悄然而至。

我翻看着挂历上那鲜红的“妇女节”标记,心中却有些犯难。该送什么礼物给母亲呢?新衣?首饰?还是鲜花?这些似乎都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皱着眉头,向一旁的女儿求助。女儿笑嘻嘻地回答:“你就送姥姥一束桃花吧!”

我摇了摇头,桃花虽美,但怎能作为礼物?女儿却认真地说:“妈,谁说不花钱的礼物就不好了?妇女节咱们都有半天假,不如陪着姥姥去油菜花海里走一走,晒晒太阳,逛逛春天。开心快乐,不就是老人家最好的礼物吗?”我恍然大悟,这确实是个好主意。

3月8日午饭后,我趁机提起去景

区赏花的建议。母亲有些犹豫,担心自己的腿脚不便。我连忙安慰她:“妈,景区今天对妇女免费,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。我们开车去,保证不累着您!”母亲一听免费,就抿嘴笑了,老人都是小孩,哪有不爱热闹的呀!

于是,我们一行人坐上车,来到了郊外5A级景区骆驼峰下。清清的河水如一条明洁的腰带束在原野中间,金灿灿的油菜花映水而开,桃红李白掩映着青砖白瓦,春天的画卷在暖阳下一路铺开。被搀扶着母亲,呼吸着新鲜的空气,看看这,指指那,兴奋不已。

某一刻,母亲站在金色的花海里,手里握着一枝我刚给她采来的桃花,咧着嘴看我笑。金晖正从高高的柳枝上掠过,从粉红的桃花、洁白的李花枝头掠过,轻轻洒在母亲带霜的鬓角上,细细勾勒着母亲温暖又迷人的唇角,像一幅经典的世界名画。我不得不得怦然心动,笑得这么开怀的母亲,此时真像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啊!

母亲似乎很久没这么笑过了,父亲故去的第二年,母亲的牙齿迅速掉落。尽管她总说自己一个人呆着挺好的,什么都适应了,执着地用自己坚强的笑,一路熨帖着儿女们皱褶了的一角生命,却忘记了岁月短暂,她能给予自己的欢乐实在太少了。

“妈,你看这张美不美?比你孙女还笑得甜,不愧是不老女神呀!”我定格下欢笑母亲后,便扒拉给她看,母亲凑过来看了看我放大的照片,满意地点头,叫我快些发给她,好让她发朋友圈。母亲深陷的眼眸,因兴奋而清亮,像被雨露濯洗过,桃红柳绿在她的身边,铺成了春天最美的画卷。

看着母亲的欢颜,回望体贴陪伴的丫头,我感受到一条幸福的河流,正在三代“女神”心里流淌:这一片亲情萦绕的天伦之乐,真是女神节最好的礼物。愿时光能慢些走,让天下的儿女,常能撩一枝含香凝露的春,种在母亲的眸间……

生活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每每读到高鼎所写的这首古诗《村居》,我都会感慨不已。

依稀记得,我上学那会儿,书包还不重,放学也很早,只有快乐与游戏,放风筝便是其中之一。我们的风筝都是自制而成,先固定好薄竹片,再糊上白纸,绘上图画,加上尾巴即可,你做只蝴蝶,我便做只蜻蜓,你弄条蜈蚣,我便弄个长龙,一并在操场上放飞,相互追逐,此乐何极!

是啊,这本是乡村应有的样子,如今却回不去了,虽然春天依然温和美丽,风景依然旖旎迷人,但河岸的杨柳却在人去村空后变得落寞,而昔日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的学童,不是进了城,就是匍匐在书桌上写作业。难怪有人如此调侃:举头望明月,低头写作业。

十岁生日那天,女儿曾在烛光中许下愿望:在春天里放一回风筝!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,也被她那种类繁多的培训和堆积如山的作业给耽误下来,最终沦为了“烂尾工程”。春天来了又去,去了又来,女儿转眼已入高中,而墙角那只老鹰风筝和我埋藏心底的歉意依然默默地悬挂在那里,黯然神伤。

“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”几乎已经成为了大多数父母的共识。我也自作聪明地为女儿报下了钢琴等培训班,硬生生将劳逸结合整成了连轴转,好几次,还没到家,女儿就在车上睡着了,即使是周末也在奔波,女儿连连叫累。

或许我们真的错了。面对春花盛景,我的心开始不安起来。

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,我突然对女儿说:“今天,我们去放风筝吧!”

女儿奇怪地看着我:“不是还有钢琴班要上吗?”

我说:“让春天给我们放个假。”

女儿兴奋地大叫:太棒啦!随后,结结实实地给了我一个久违的拥抱。

春日融融,我静坐在酥软的草地上,看着女儿牵着她的老鹰风筝一边奔跑,一边呼喊:让雄鹰回归蓝天!顿觉一股暖意涌上心头:是啊,这才是春天该有的样子!

忙趁东风放纸鸢
双牌县第三完全小学 龚明亮

感悟

成年人的第一件外套

□ 袁子鹏

那天早上我走出寝室,冷空气扑面而来,如同水泥一样灌入了我的肺内,紧接着就是剧烈地颤抖,牙齿像打点计时器一样作响,全身上下无不在提醒我记得加衣服。第二日,我穿多了一些,但冬天好像躲起来了一样,非但没有冷空气,反倒还因为太阳而热了起来,那一天在热中度过。所幸这一冷一热之下我没感冒,不过总算是对这冬天有了体会。也许,冬天就是要不断穿衣服脱衣服,不然容易忘记冬天的滋味。

去年,我结束高考走进大学,一步步地从学习的海洋中走向新生活。如同餐馆里的食客走进厨房,对生活的认知从三点一线的高中学习,变成复杂多样的大学旅程,就像这个冬天一样,我开始对冷有了确切的感知。

大学校园,金黄的银杏叶在蓝天下特别耀眼。大学时代,人似乎是自由的,每个人都是生活的投资人,既能在学习的海洋里遨游,亦能在娱乐的森林里漫步。往昔十几年的光阴里,我与电子产品之间一直是隔了学业这条银河,结束高考之后,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电子设备,晨昏午夜爱不释手。自然而然地把重心从学业转移到多年被抑制的娱乐需求上。

时间悄然流逝,某一刻,我幡然醒悟,自己在清醒地堕落。

所以,在这个冬日,我明显感觉空气变冷了,既是冬天降温所致,也是对生活感知加深所致:拿起手机,就用电子屏幕挡住了生活的种种,而放下手机,还有几分精力打扫一下眼前的一地鸡毛。

冬天,还有一个多月就结束了,希望明年的春天能暖和一些,要是倒春寒一定也要记得添加衣物防寒保暖。明年的银杏叶依然会如大衣一般裹紧枝干,带来一树葱茏。这个不一样的冬天让我感慨,也许,为自己负责,是成年人的第一件外套。

探春



印象

张成林/摄

忆情

磨刀

湖南省作协会员 卢兆盛

前两天在小区门口,看到一位大爷正在帮小区几个住户磨菜刀。菜刀与磨刀石摩擦发出的“霍霍”声,唤起了我有关磨刀的那些温馨的记忆。

出身于乡间,从小就与刀打交道。这里说的刀,其实也就是柴刀、镰刀和菜刀这三种刀具。而镰刀通常有两种,一种用于割草,叫草镰;另一种用于割禾,叫禾镰。不用说,柴刀与镰刀自然都是农具。

俗话说,磨刀不误砍柴工。柴刀每隔三五天,就要磨一次。刀刃锋利,才会所向披靡。

村里每家每户都有磨刀石。这些磨刀石,大多是村人从溪谷里寻回的石头,多为坚硬的砂岩石,经过溪水长年冲刷,表面已经十分光滑,稍微打磨一下,便可以用来磨刀了。

磨刀,看起来容易,做起来却并不简单,还颇有一些讲究呢。

开始磨刀时,边上置放一盆水。先将磨刀石表面淋湿,让其始终湿润,以便于刀面更快磨动。双手并用,一只手握紧刀把,另一只手用手指压住刀面。刀面必须平放且紧贴于磨刀石表面上,由内往外来回磨。先磨刀的一面,估摸着差不多了,再翻过来磨另一面。千万不能将刀面竖着或斜着磨,否则,会将刀刃磨坏。

掌握了这些要领与技巧,那就等于学会磨刀了。

草镰与禾镰的磨法与柴刀一样,只不过它们平时比柴刀用得少,因而磨的次数自然也少多了。而磨禾镰,几乎成了全村的统一行动。每年割稻开始前的一两天,家家户户便会传来一阵阵禾镰磨动的“霍霍”声,奏响了收割稻谷的序曲……

菜刀的磨法也跟磨柴刀、镰刀差不多,只是菜刀的刀面宽阔多了,却更



便于手指压捏、掌控。

成家后,父亲先后送过我几个磨刀石,都是从老家溪谷里精挑细选出来并打磨好后的砂岩石。几年前,住在对门的张姨,家里磨刀石断了那段时间,我帮她磨过几回;同一栋楼有几户年轻的邻居,知道我磨刀比较里手,都请我教他们磨。我毫无保留地给他们传授磨刀技法。通过磨刀,大大增进了邻居间的友情。

每一次磨刀,都是钢铁与坚石的摩擦、碰撞,都会发出阵阵短促的“霍霍”声。可以说,这阵阵“霍霍”声,就是劳动的前奏曲,就是乡里人爱听的民间音乐,尽管有些单调刺耳,却满溢着亲切而浓浓的烟火味……